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六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黄廷樞

論語精義卷六上

宋 朱子 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明道曰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

樂習其容止而文止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伊川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世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

又曰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晚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朴野後進於禮

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葢周末文勝故以前人為野人而自以當時為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又曰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止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殷之輅　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或問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當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爾

横渠曰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

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曰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顧乎其外也

范曰先進者古之人也後進者今之人也先進於禮樂質多而文少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文質相副故曰君子世衰文弊則當反之於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以適時也

呂曰野人郊外之民君子士大夫也士大夫之文不

備物不行如衣服不具牲殺器皿不備不敢以祭之
謂野人之文雖不備物亦行如野有死麕瓠葉之謂
蓋禮樂之文在野人則不俟物備而先進在君子則
必俟物備而後進當禮壞之時必俟物備則文必墜
地故孔子救世之急寧失之野以振斯文
謝曰禮樂先有實後有文則實至而文不至者謂之
先進可也有文而無實以先之者謂之後進可也言
先進則無文可知言後進則無質可知質多則為野

人文多則為君子君子非彬彬之君子進之者猶進於此道之進從先進近本也

楊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文質彬彬也周衰文滅質矣非過物不濟故用之則從先進　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蓋先王立二代之後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欲後之作者有考焉耳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三代之禮忠質之尚至周而備故郁郁乎文哉所謂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葢周之文因二代之禮隨時損益救其偏弊而已與所謂從先進者無二道也

尹曰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而言當時謂之野人是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史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葢時文弊已甚仲尼欲救之云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

明道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類顔子已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　又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伊川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范曰自顔子以下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故曰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政事者有文學者蓋思之而言也夫子之門人顔閔伯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為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謝曰孔子思當時相從於陳蔡之間者今不在此故下云德行顔閔冉雍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楊曰從我於陳蔡者適不至其門故言之因以第其學孔子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宜在言語之科而不與焉蓋以七十子之賢宜在此列者未易以一二數也適不從於陳蔡之行故不及也如顏淵季路之徒皆從於陳蔡者而說者謂於陳蔡者皆不及門無升堂者失其旨矣

侯曰從孔子於陳蔡者當時皆不在門故各言其所

學

尹曰顔淵已下從孔子於陳蔡之閒者時皆不在夫子之門故思其人而言曰德行有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有宰我子貢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

伊川曰於吾言無所不説與聖人同耳

横渠曰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

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范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疑而問問則有以起夫子之意而發其言若子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説而躬行之夫子所與同道故曰非助我者也

謝曰答問之間疑則問教學所以相長也說則不復問矣故謂之非助我者

楊曰理有因疑問而發者若子夏之起予是也無疑

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我者

尹曰疑則問問焉回於聖人之言心通默識故說而無問難也助者猶起予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伊川曰閔子於父母昆弟盡其道以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也

范曰子騫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此難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頑嚚傲聞於天下然則閔子賢

於舜乎曰舜以諧頑嚚瞽瞍底豫為孝閔子以善父母兄弟為孝

呂曰至行誠篤取信於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間焉非成身之至不足以及是故曰孝子成身

謝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故以道行於父母昆弟為孝

楊曰孝是以成親之名則人謂之君子之子矣夫誰間言之有

尹曰父母兄弟之間人無間言閔子之行可謂至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范曰南容欲愼其言則必愼其行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也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謝曰三復白圭誠於愼言也

楊曰三復白圭則寡尤悔必矣此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是則可妻也

侯曰君子慎於言而敏於行南容知所慎矣故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尹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此而三復焉則其慎言可知慎於言則其行可知此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明道曰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且貴而二人貧且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言之則美且多矣若以孔子之至德而又處乎盛位則是化工之全耳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天地亦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范曰孫覺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哀公同而有畧有

詳於臣畧於君詳者也臣以為人臣之對君不可以不盡如哀公以下不能問則不以告也故對哀公則言顔子所以為好學而於康子則畧焉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謝曰與哀公問同

楊曰孔子以顔回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蓋非克己不足以與此故問好學必以顔回告之自閔子而下皆不與焉蓋克己之難也如是學者知此則知所學

矣世儒以博聞彊記為好學非聖人所謂學也

尹曰不遷怒不貳過如顔子者可謂好學也已矣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范曰夫子之視顔淵猶子也與鯉均而已矣若夫自矯以過情聖人所不為也

吕曰喪稱家之有無不以子之才而加厚

謝曰聖人脫驂於舊館而不與顔路之請則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強勉以副之豈吾心也

楊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偶於一哀而出涕惡夫涕之無從也說驂賻之顔淵死子哭之慟豈特一哀而出涕乎顔路請子之車而夫子不與何也曰哀之有賻猶恭敬之有幣也茍無其實君子不可虛拘故惡夫涕之無從也說驂賻之所以致其實也若顔淵則異乎此矣其視夫子猶父也父之於

子豈以才不才為之厚薄哉鯉也死夫子以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也不以車而為槨豈以顏子之賢而
與之乎喪具稱家有無而已雖無槨可也故不與
侯曰才不才賢不賢在人固有異至父母之恩則已
之子與人之子不同若以車為顏子之槨則失父子
之仁矣況從大夫之後可徒行乎此聖人之制也使
鯉之死初有槨以葬則顏路之請夫子必有以處
尹曰送死之具稱其有無而已孔子言鯉之才固不

可以並顔子然吾視子之心猶顔路之視淵也若鯉之死有棺而無椁亦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也使其有餘也雖舊館人之喪有為脱驂者矣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范曰顔子與夫子同道天喪予者痛道之無傳也

楊曰孔子斯文之所在顔淵死斯文不傳則天實喪予也喪予者喪斯文之謂也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

爲慟而誰為

范曰哀發於誠心是以慟而不自知

楊曰顔淵死孔子謂之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其慟也亦不自知其慟也故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侯曰孔子之喪顔淵知斯文之不與也故曰天喪予天喪予其哭之慟也不知其慟而慟矣

尹曰孔子於顔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

而重惜之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范曰喪具當稱家之有無家貧而厚葬不循理也顏子簞食瓢飲無求於外死而薄葬則稱其德矣門人以厚葬為朋友之恩而不知於義為不可故夫子非之

謝曰元澤曰不與之車以為之椁者義也哭之慟者

恩也不得視猶子者分也

楊曰子路曰傷哉貧也死無以為禮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故無財不可以為悅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則無財可知矣門人欲厚葬之非禮也夫顏淵視夫子猶父也而其死也夫子謂之天喪予則哀之至矣豈吝一車而不與之哉蓋愛之以德欲其以禮葬故也觀顏路請車之意則欲厚葬非其門人而已疑故夫子不得視猶子而止

之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非我則其失有任其責者矣

侯曰門人厚葬顏淵非所以葬顏淵也觀其在陋巷不改其樂之心則顏淵豈以厚葬為美也夫子不得而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尹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貧而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專其事歎不如葬鯉之得宜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伊川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又曰子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只此便是深告之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則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别理　或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斷盡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

范曰事人者為臣則忠為子則孝則忠孝可以事鬼神忠信至誠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為善惟日不足修身以俟死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教人

能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故不以告也

呂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以生之理則死之理明蓋通乎晝夜之道則人鬼無異事生死為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

謝曰此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雖在八荒之外猶有見聞之驗獨死與鬼神之情狀從古以來不見以聞見驗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

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

楊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矣初無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常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

尹曰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蓋一理也所以深告子路或以為學不躐等失其義矣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伊川曰子樂者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范曰閔子恭敬故其貌中正子路勇果故其貌剛強冉有子貢善為説辭故其貌和樂凡子事父母臣事君門弟子事師惟至誠而不可以欺閔子不能為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亦不能為閔子之誾誾也四子各盡其性以事夫子夫子各因其才而教之此所以

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以其剛強而知之也

謝曰三子之情性不同皆不害其為自得故夫子樂之行行不害為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其死之有

楊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夫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為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為孔子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

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之而不獲亦可以死矣然以孔子不為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傷勇故也故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行得之於眉睫之間而知之如是其審也然由之不得其死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故孔子於其死也若喪子然其哀傷之也至矣

侯曰若順也謂子路只順長而不進於温恭故不得其死非謂行行便不得其死也

尹曰四子之容有諸中而見乎外者也各盡其誠略無僞飾夫子所以樂之子路剛強有不得死之理也故因以戒之云爾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范曰論語弟子之言閔子蓋鮮焉言而必中者有德

之言也
謝曰事有當改豈以仍舊貫為善然當是時其有不必改者乎
楊曰三代相因有所損益而已無意於改作故天下之事非極弊不如仍舊貫之為愈
侯曰古之改作必不得已者也魯人為長府豈非可以無改者乎故夫子善閔子之言
尹曰先儒謂長府者藏財貨之府也言必有中善閔

子言之當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伊川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此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然學能至於升堂者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升堂終有不和處

范曰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合言其聲之相和仲由學於夫子雖則勇矣每不達聖人之意而非之是

其不能和也故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而門人以為夫子不取於子路故不敬之夫子釋之曰由也升堂矣而未入於室此所以不能和也若琴瑟之和者唯顏子而已如子路亦未可以不敬也

謝曰由立矣和順於道德則未也故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以是而不敬不唯不知仲由且昧於入道之淺深故夫子語之以此

楊曰子謂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而門人由是不敬

子路則是十里之足以一跌而廢也故夫子進之曰由也升堂矣使知責賢者如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茍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尹曰由之於道未能和順而已門人遂有不敬之意矣子所以釋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

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又曰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不及則怠惰廢弛

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過則漸至兼愛矣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原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於楊墨如

楊墨亦未易疑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葢其差必至於是也　或問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論交處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　又曰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范曰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中庸之不可能唯有過與不及也是故過不

及其失則均皆不入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教人唯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者也

謝曰德以中庸為至旣曰過矣何愈於不及也後世楊墨之學意其源流出於二子

楊曰道主於中而已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則過疑於愈矣然而道同歸於不明不行則其失一也故曰過猶不及

侯曰過與不及皆非中庸故夫子曰過猶不及後世

楊墨之學源流其出於二子乎

尹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人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范曰冉有以其政事之才施於季氏之家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

急故也

謝曰心以勢利移則何所不至鳴鼓而攻之所以深窒其源

楊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以附益與有若告哀公以盍徹異矣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侯曰以聚斂為心而為人之臣豈君子之存心哉孔子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見冉子之

陋也大人詎以聚斂為事乎

尹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聖人所深惡也夫季氏魯卿也而富於周公冉有無能改於其德復附益之鳴鼓而攻之以罪大而深責之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明道曰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也

伊川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

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最多曾子於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如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者曾子是也易簀之際非幾於聖人

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也易蕢之際心即理理即心聲爲律身爲度仲尼沒得其傳之正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范曰四子之才性各有所偏教者知其偏然後能救其失也曾子之魯蓋質多而文少其學守約賢於游夏遠矣故傳夫子之道也

呂曰愚謂專而少變魯謂質而少文辟謂便而少誠

喭謂俗而少學傳稱喭者俗論也

謝曰愚與魯其質厚不害為信道故柴也執喪有過人者學於聖人未有如曾子也

楊曰愚則不明魯則不敏辟則未能弗畔喭則禦人以口給皆其性之偏蔽故語之使知自厲也

尹曰四子之才各有所偏知其偏則有以教之也然而曾子之才魯故其為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者以其魯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明道曰顏子屢空空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伊川曰屢空兼兩意唯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校才計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或問顔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處曰顔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要驕只是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皆是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　又曰孔子弟子顔淵而下有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　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

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門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詳如此

范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不能安命是不受天之命也其言而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而聞見有數故從億億度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空空無知則無所不達自得自生豈見聞之比乎不受命者貨殖之學聚聞見以

度物以已知求中而不受命於天空空無知則未始有已所以應物如響一受於天而已吾何與乎然屢空而未能常空所以幾聖而未至　又曰貨殖之學不殖則窮空空無知則道所由出雖屢而未久亦庶乎前定而不窮矣

謝曰說者以爲子貢與時轉販必不如此要之於貨未能忘意耳受命則順天而無意必也屢中不免於億未可謂知

楊曰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

顔淵大而未化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而已故止

於殆庶幾也知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能受命未能

受命則物或累之故有至於貨殖焉然孔門所謂貨

殖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之耳夫君子

不億不信一於誠而已億雖屢中非所善也言屢中

則其不中亦多矣　或問何謂屢空曰此顔子所以

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胷次乃其常

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或問空必謂之屢何如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忘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或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

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所當務者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又曰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尹曰顏子簞食瓢飲不以累其心空心而受其道也貧富有命焉子貢之初猶役心於貨殖苟以貨殖累其心是不受命也其言之屢中者億度而中耳非夫子所尚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明道曰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奥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可以至於聖神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

伊川解曰所謂善人者不為不善也故不止踐舊迹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奥也苟能之則賢遠也不止為善人而已若規舊迹雖

有不善而不能改也則昏柔無立之人安能為善人乎乃今所謂善人也善人者篤厚長者之謂也 又語録曰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為惡之迹然亦未入道也 又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横渠曰善人欲仁而未至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

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范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者君子之次也為邦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治民之效如此其遲也踐迹者蹈古人已成之迹而行之已不能自立也善人不止如是然亦不能入室覩聖人之奥也孟子可欲之謂善知善之可欲故誠心好之如樂正子是善人也

吕曰子張於行有所未至而問善人之道孔子以為

善人之德雖曰未優苟不踐其迹亦不能入其室也況聖人乎

楊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善而無諸己則非善人也故孟子謂樂正子善人也而兩言之蓋謂之善人是亦信人也夫踐迹而已非有諸己也故以不踐迹為善人之道非充而上之於入室則未也

尹曰所謂善人者不為不善者也不至於循轍而為非亦不能深造而至遠與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明道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唯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伊川曰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又曰言論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范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

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色莊者色厲而內荏者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言其未可知也人君以此辨之則君子小人之情可見矣

謝曰踐迹止於色莊君子者不必色莊以其能躬行也善人雖未能有諸已然未必循迹而遺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則不踐迹者在所取矣故聖人思其不得而見之

尹曰若以言論之篤而與之與其為君子者乎與其

為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伊川曰子路果於行有聞而未能行唯恐有聞也故退之

范曰禮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如此者不可專也若為

仁由己當仁不讓於師此則不待父母之命而行者也使冉求有聞斯行之其當聽於父兄者不待教使子路聽於父兄其有勇於行者亦不待教也聖人進退如此所以成德達才也

謝曰有父兄在茍在於義非不可專輒也然勇者或徒行而未必中義故在所退有父兄在其勢茍得以禀命胡為而專輒也然弱者雖義有時而不為也故在所進

楊曰聞之而義在必行雖父兄在聞斯行之可也雖然禀之父兄何傷乎故由求之問隨其偏弊而救之所以兩言也然聞而不行學者之所病而夫子以是退由者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固能聞斯行之矣以其兼人也故退之蓋聖人之於人猶天之生物也其進之退之亦各因其材而篤之耳

尹曰聖人之為教各救其所偏而已孟子所謂成德達才者是也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伊川曰死字當為先字子在回何敢先死者非回之所當為也當為者上足以告天子下足以告方伯以討其罪耳　又曰死當為先謂先往也顔淵親在豈得為孔子死乎　或曰設使孔子遇難顔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顔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又問使孔子遇害

顏子死之否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曰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如何曰有親在有可許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事是也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如俠士以親不在而為人報讐甚非理

也

范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未有不許師以死者也若

夫子死顔淵亦死之

吕曰顔淵志道以孔子之存亡為已存亡死謂死戰

謝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猶言必死也其意

謂夫子不免則回必死難矣

楊曰臨難有相死之義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死當為先傳寫誤也回何敢先

於理為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范曰大臣者不必在上位也齊魯二生雖為布衣揚雄謂之大臣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明於進退之義則可謂大臣矣仲由冉求仕於季氏之朝進不

能諫退不能去故夫子以為具臣二子雖不能以義正君然君若為大惡亦不從也弑父與君甚季氏之惡也

謝曰有大人之德然後可以為大臣之事進退行藏不係於利故不可則止二子事事非事道者氣不足以扶顛持危其可謂之大臣乎

楊曰由求為季氏宰故季子然以由求為問意其為大臣可與共成事功也季氏旅於太山而不能救將

伐顓臾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謂具臣矣非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然季氏至僭用天子之禮則其簒逆之心已兆矣故對以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又曰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弒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弒父

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侯曰觀季氏旅泰山而不能救伐顓臾而不能止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以附益之非具臣而何事道者如是乎雖然以子路之勇而好義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尹曰季氏執國命仲由冉求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

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備數之臣而已季氏有無君之心自多得其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又曰若弑逆之惡必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范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道之本在於修身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聖人之道在方冊讀而求之者將行

之也堯舜禹必稽古而行臯陶亦稽古而言何可以不讀書也先學而後可以治民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而不知其過故夫子以為佞

吕曰子路之禦人以口給而已有美錦猶不使學製况民人乎

謝曰學固有不必讀書者然非子羔之事子路使之仕所謂賊夫人之子也子路民人社稷之語則是於賊夫人之子之意有未喻也是知尊所聞而不稽其

弊者不復求益也是以夫子特惡其禦人以口給而已

楊曰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有民人有社稷固足以學矣而子羔之才不足以與此遽使之仕是賊之也子路以何必讀書為辭是口給以禦人也故孔子曰惡夫佞者

侯曰夫子嘗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民人社稷固可學也其在學詩學禮之後乎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是子羔未嘗學而使之從故也子路問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以拒夫子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以子路不知學之先後故也左傳子皮使尹何爲邑曰使往而學焉子産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於美錦不亦多乎僑聞之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亦此義

尹曰子羔學未至而使之治人是賊夫子羔也學固

有不待讀書者矣然豈子羔所能及哉子路必為之

辭故夫子惡其口給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

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明道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二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又曰子路冉有

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如江海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范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門弟子各言其志視其所學而其所以及天下從可知焉夫子謂子路可治千乘之賦冉有可為百乘之宰公

西華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志與其所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曾晳夫子所謂狂也狂者進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夫其有不治者哉

呂曰三子皆有諸侯之志願試其能而冉有公西華言稍加讓至於曾晳有志樂道不希近用故孔子取

之

謝曰子路冉有公西華未識道體未免於意必者也乃若曾點之意果何在乎道以無所倚為至夫子與之非止樂其不願仕推曾點之學雖禹稷之事固可以優為特其志不存焉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曾點之意季

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胷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爾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胷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　又曰吕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

楊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聞者孔子

問之而後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子者之撰槩可見矣此記者所以詳著之也夫充點之志則顏子之事也故夫子與之然點之言未必能踐之亦志於進取而已此點所以為狂與

尹曰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冉有可為百乘之宰公西華可與賓客言孔子固已知之矣今使之言志者豈徒欲較其事業亦以覲其自得之深淺可推於人者厚薄故也三子者競言其所能故夫子不與之至

若曾晳則異乎三子者之撰方且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以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詠情性以歸非深有所得於中者其能志於是乎故夫子歎美而與之也如點之志雖聖人何以異哉然點狂者也言之則是矣行之則有不掩焉

論語精義卷六上

論語精義卷六下

宋 朱子 撰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明道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所言則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少本無可克者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理甚分明持國又

曰道無真假曰既無真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又韓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先生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然後復禮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於禮之謂

仁仁之於禮非有異也　又曰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又曰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止　又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伊川曰克勝也難勝者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一本云凡言仁者有諸己也　必誠之在己然後為克己禮者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

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人之視最在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又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又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則禮也　又曰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又曰視聽言動非禮不為即是禮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入於私欲雖有意於為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尹本無雖有意下十六字但云雖為善事亦是私意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或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先生親筆改云克己復禮為仁言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是乃仁也　又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先生作四箴其序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虚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
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曰克己自勝其私也勝己之私則至於理禮者理
也至於理則能復禮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克己也不遷怒不貳過復禮也夫正與是出於
理不正不是則非理也視聽言動無非禮者正心而
已矣為仁由己在内故也克己復禮時天下之善皆

在於此矣天下之善在己則行之一日可使天下之仁歸焉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則非顏子所及而堯舜修身以治天下亦惟視聽言動無非禮而已矣

吕曰仁者以天下為一體天秩天叙莫不具存人之所以不仁已自已物自物不以為同體勝一己之私以反乎天秩天叙則物我兼體雖天下之大皆歸於吾仁術之中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　又曰有己則喪其為仁天下非吾體忘己則反得吾仁天下

為一人故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與安仁者以天下為一人而已　克己復禮贊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

仁痿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謝曰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内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或問言動非禮則可以正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　或問視聽言動合理而

與禮文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曾本云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聽自然合理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或問求仁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若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長識痛癢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又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矣

游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惟其徇巳之

私則汨於忿慾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之私以還道心之公則將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心之本體見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禮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而為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於身而已非有藉於外也故曰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更無姦聲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萬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仁至於此則仲尼所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則仁

與聖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為賢縱之則為聖
苟未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楊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放而不知
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
克己所以勝私欲而收放心也雖收放心閑之為艱
復禮所以閑之也能常操而存者天下與吾一體耳
孰非吾仁乎顔淵具復不遠庶乎仁者也故告之如
此若夫動容周旋中禮則無事乎復矣

尹曰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顏子為盡問何以至於仁曰復禮則仁矣禮者理也去私欲則復天理復天理者仁也禮不可以徒復唯能克己所以復也又問克己之目語以視聽言動者夫然則為仁在内何事於外乎葢難勝莫如己私由乎中而應乎外制其外所以養其中視聽言動必以禮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謂復天理顏子事斯言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及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此一段下文與憲問篇修己安百姓章内一段相屬

或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當其出門使民時其敬如此未出門使民敬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出門使民者事也非是因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猶之接物以誠人皆曰誠者蓋是人素來誠也非因接物方有此誠也　又曰在邦家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　又引文中子　又曰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

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粗俗聖人勉使為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訒

或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知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在家何以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

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然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亦有所憾

橫渠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范曰為仁之道以敬為主而行之以恕敬所以直內

恕所以待人可以修身而不可離也修己以敬待人以恕而仁道成矣二帝三王皆以二者信能行此則在邦為諸侯亦無怨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仲弓可使南面故所告者臨民之事居敬而行簡之道也

吕曰以敬恕行仁則人無所慊

游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實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

勿動亦庶幾焉

楊曰敬以守之恕以行之則仁在其中矣顏淵克己復禮克之已與禮一而克復之名亡則聖人之事也仲弓可使南面故告之以見大賓使民之事由是守之可以為仁而已此告二子之異也

尹曰敬以直内為仁之要也恕者敬之及物也敬則不私不敬則多欲故寡欲則至於仁矣蓋言無時不敬也出門使民接於事者也見乎外者由乎中非謂

接於事方敬也夫子懼仲弓之未喻故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仁者能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明道曰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伊川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　又曰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之以其言也訒

范曰訒之言堅忍也為之難故堅忍而難言之知仁之難而無易言則庶乎近仁也

呂曰言之輕則為之不篤仁術雖大不離乎人倫雖曰庸行不察則不至

謝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肢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盡變者非知覺

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言訒皆求仁之術也能從事於斯則仁可以忘言識也不能從事於斯乃欲以言求仁譬如不食終不知味克己復禮勝己之欲以循天之理則天下之仁皆歸焉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其言也訒先難也

游曰仁之難成久矣豈惟行之為難知之固未易也今欲言出而當於仁得無難乎故曰其言也訒訒之難也夫子答樊遲之問仁曰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皆未可與言仁故也

楊曰司馬牛問仁告以其言也訒則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告以不憂不懼則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則非切問近思者其易於言可知

矣仁不可易為之則言之固宜訒也推是而反之則仁其不遠矣

尹曰仁者難言之也非以難言為仁也謂言之猶難況為之乎知為仁之難而不敢易則庶乎近仁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范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司馬牛未及此也疑君子之道不止如是而已内省不疚則不愧於天不畏於

人由此以至於樂天知命獨立不懼聖人之事也夫子之教人先正其心而後與之入德司馬牛憂懼桓魋之惡故以是告之然是言也通于上下與樊遲問仁智之類一也

謝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楊曰以其憂也故告以不憂不懼不憂不懼非仁且勇不足以與此充是言也其為君子何有

尹曰夫子教人入德也能内省不疚而後可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明道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或問曰橫渠曰敬而無失與人接人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此語如何伊川曰不然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

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既無首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　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然豈有甘而不壞者

横渠又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范曰死生有命則當知命富貴在天則當樂天敬而

無失故能親善恭而有禮故能附遠知此四者則四海皆兄弟也君子不患無兄弟天下之善皆同類也謝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恭敬之心以遊世也又何患焉四海之内皆兄弟豈信以為真若己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

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遇言

楊曰桓魋之凶足以滅其身害於家則貧賤死亡無日矣故子夏以有命在天告之以釋司馬牛之憂也

夫萬物盈天地之間各以其類從而人之與人類也莫親焉吾之所以直内者敬而無失所以與人者恭而有禮有能一日用力乎此天下歸仁矣四海之内非兄弟而何然則士或以無兄弟為憂者皆自私之過也

尹曰先儒云牛即魋之弟以其兄之惡死亡無日憂其無兄弟也故子夏以天命解其憂夫死生有命則當知命也富貴在天則當樂天知命樂天而操恭敬

之心以行乎世則人皆如兄弟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范曰浸潤以言其漸也膚受以言其微也譖人者必以漸愬人者必自微故重言而深歎之不可不防其細也不行焉可謂明遠矣然未若譖愬不至之為難也是以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舜塈纔説殄行皆欲絶之未至也

呂曰譖者毁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内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已心有所未然明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然

謝曰辨所難辨此之謂明已亂於未然此之謂遠

又曰浸潤之譖漸而不驟膚受之愬淺而不迫故非明者無以止之浸潤之譖行則君子以忠信見疑膚受之愬行則小人以誕謾見信則其出入不遠矣

楊曰浸潤謂漸而入之者膚受謂切於身者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然後謂之明謂之遠遠明之至也書曰視遠唯明

侯曰浸漬漸潤之譖皮膚淺近之愬人皆忽之而易入不行焉非明與遠者不能也若驟而語之切於肌骨者孰不知之何待乎明遠也

尹曰浸潤言其漸也膚受言其微也善譖愬者必以

微漸此其所以難辨而易信從也受譖愬者必偏暗而臨迫能察譖愬而不行者可謂明矣明察不足盡其美可謂明識遠到矣堯之畏巧言舜之堲讒說皆欲絶譖愬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伊川曰有人然後有死無信則無人矣何死之有此

食之所以可去而信不可去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充此道也　又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才說去兵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范曰非子貢不能如是善問比而明之叩而竭之使天下萬世知信重於兵又重於食又重於死無民則已有民則無信不立焉中庸曰不誠無物信之謂也

呂曰去食必死失信則不立不立則死均死爾故不若守信

謝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兵吾得而衛諸故信當以死守之

楊曰民不立則傾危之俗成而亂亡無日矣雖有粟

焉得而食諸故食可去信不可去夫寧死以存信非

善學者其孰能疑而問之

尹曰為政之務有三食也兵也信也而三者以信為

主苟無信也雖有粟安得而食雖有兵安得而用民

無信不立信有重於死也非子貢之問孔子之答不

能盡斯理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

猶犬羊之鞟

范曰子貢因棘子成之失言而戒人以慎言夫質而不文則虎豹無以異於犬羊君子無以異於野人何可以不文也

謝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君子之質雖欲無君子之文其可得乎是以棘子成不可謂知言

楊曰見草而說見豹而戰則文不可以無質虎豹之

鞹猶犬羊之鞹則質不可以無文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文質不可偏勝也文質猶天地陰陽血氣日月往來未有獨立者也文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作進退威儀皆文也專以文為事則不可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

何以別諸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尹曰有質於内則文見乎外文不能去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惜棘子成失言故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喻文之不可去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范曰孟子曰王欲行仁政盍亦反其本矣夫徹非所

以豐財然求富民而用足必徹而後可也故有子以正對哀公無所苟而已君父也百姓子也未有子富而父貧子不足而父裕者有子之言似夫子其此之類與

謝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之所以為君以有民也故君猶心百姓猶體豈有體瘽而心安者

楊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則井地均井地均而後徹可為也故井地均則穀禄平而軍國之需皆量

是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則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制多則桀寡則貊不可改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烏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侯曰君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足則君足矣故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徹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君必與焉孰與為不足哉若困民以自足

則非足也

尹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有若以正對也哀公意在厚斂故有若深言不足之本曰百姓足則是君足矣百姓凍餒則君將安取而足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范曰主忠信所以立誠也徙義所以修身也誠立而

身修則德日益崇矣愛惡無常惑之所由生也辨之於此謹其所愛惡所以正心矣誠不以富亦衹以異我行其野之詩也人之成德不以富亦衹以行異於野人而已程頤疑此錯簡其下當言齊景公有馬千駟蓋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也

謝曰忠信則有物徙義則惟正是從道得於我者豈不日積死生有命蓋不容欲也知此則胸中豈不判然

楊曰忠信以誠善徙義以補過非崇德與不蔽於愛惡之私非辨惑與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云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

侯曰學者以忠信為主聞義而徙非崇德者乎愛惡汨於中而以死生為好惛之志非惑與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爾

尹曰學以忠信為主而徙於義則崇德矣不使愛惡

汨於心則其惑判然矣臣師程頤曰誠不以富亦祇
以異簡編之差也疑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范曰景公之時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而告之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夫禍
莫大於知過而不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

此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所以亡也

謝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

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楊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也景公知善其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說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侯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達道也先王之政達此道以保天下而已不然幾何而不為禽獸也

尹曰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對之惜乎景公善之而不能用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伊川曰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　又曰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取信其他可知　又曰魯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此其證也　又曰宿謂豫也非一宿之宿也　或問子路無宿諾是果決乎曰信也非果也

横渠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爻之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范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君而信子路之言此信在言前也故一言可以折獄唯由能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所恥也唯子路無不行之言故無宿諾

謝曰子路志在力行有諾不能踐言雖非吾本心豈

不流而入於自恕

楊曰由之果毅人所信服故片言可以折獄而記者又著其無宿諾以見其素行如此

尹曰小邾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小邾不信千乘之君而信子路之言子路之見信於人也可知矣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　又曰子路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理順莫善於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

謝曰人情誕慢則必待聽而後決明教服義不待聽而決者謂之無訟可也

楊曰先之以博愛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

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是五者民何訟之有子路片
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讓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著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能而
以使民無訟為貴
俟曰夫子之志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夫
子之在邦家則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夫如是訟何自而興哉堯之黎民於變時雍文
王之民耕讓畔行讓路皆其徵也此孔子所以言必

也使無訟乎有訟則孰不能聽之哉

尹曰聽訟得其當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教化存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伊川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

范曰子張之學有餘於外而不足於内為政之道固知之矣其所患在於誠意之未篤也故以誠意為本誠立而後政可為也誠意不至則有時而倦行不以

忠若居之有倦行不以忠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謝曰盡心竭力而為之何事不成

楊曰身以先之不倦以終之為政之經也子張之行難能也難能則難繼不能無倦故以是先之與告子路異矣

尹曰子張之學誠不篤故夫子因其問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范曰此亦夫子所常言故又見於此顔淵曰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其所以教人未嘗不在此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范曰君子樂道人之善故成人之美惡稱人之惡故不成人之惡亦已有之也君子自處也厚故好人勝已小人自處也薄故唯欲人不勝已與君子處日聞人之善與小人處日聞人之惡則無以養其内心故惡日長而善日消也

謝曰尊之以禮義養之以名譽以引以翼使人樂於

善皆成人之美也

楊曰君子之於人也長善而救失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則濟惡而傷善故反是

侯曰君子樂善故成人之善小人樂禍反是

尹曰小人之私唯惡人之勝己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以正人也未有不正己

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無不正也書曰表正萬邦君相者天下之表也

謝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楊曰子帥以正教之以德為政也民不正則有禮以齊之孰敢不正

侯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苟帥之以正孰敢不正哉

尹曰未有不正已而能正人者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季康子患盗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横渠曰欲生於不足不足則民盗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盗心息矣

范曰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貧者由饑寒也朕今將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百姓家給人足自不為盜何用重法乎行之四年外戶不閉行旅夜宿於道焉

謝曰介甫曰俗之所榮罰之所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所不能誘故君子無為也反身以善俗而已

楊曰人人知有貴於已則天下無可欲之物譬之飫膏粱而視藜藿奚欲之有哉使之竊藜藿雖賞不為

也然則欲民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故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尹曰欲生於不足不足故為盜足則不欲矣今有子不欲之物雖賞使盜必不取也故為政本乎足民以在我者化民深知為政者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范曰揚雄法言曰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道之以仁則下不相賊先之以信則下不相詐臨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季康子之執政猶不可以言刑殺也況於天下之主其可以刑殺而治乎君人者唯志於仁則天下之民無不善矣

謝曰大經正則庶民興矣元澤曰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楊曰問政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言孰敢則畏而從之也民畏而從之盜奚足患乎故患盜則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已不欲而民不竊則化之矣有不待帥也夫如是民將從欲以治風動而從已又焉用殺故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則曰子欲善而民善矣皆申前說以篤之也是道也大人之事宜非康子所及大匠不為拙工改其繩墨故三問而三告之如此

侯曰政者正也當以正帥民若專用殺以齊民非政

也則賊道也若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暇日修其孝悌忠信為政之大方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奚用殺為故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政得其道則民之從之也輕矣尹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者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或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伊川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只為不達也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子張以人知為達才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

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今市井閭巷人却不為名止為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其心惟恐人不知韓退之曰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率為名者只是内不足内足者自不急於人知君子疾没世而

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范曰聞者求聞於外而内無其實者也故色取仁而行違足以致名若夫質直而好義則不為諂下不為利察言而觀色則審於進退遠於恥辱慮以下人則為善不足求益無已三者皆自修於内而不斷乎人之知也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足以事君足以正人雖通乎聖亦由此而止也子張之學徇外外有餘而

内不足故以是語之

呂曰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

謝曰子張以聞爲達止於名而已聖人以質直好義察言觀色爲達蓋有實而名聞四達故也質直而不好義則近於悻悻處以下人則不欲多上人

楊曰聞與達相近而不同師之莊色取仁而已非依於仁者也疑其以聞爲達故夫子問之而後告然質直而不好義則不知時措之宜直必至於絞察言故

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慮以下人則無訑
訑聲音可與並為仁矣此在邦家必達之道也其言
皆所以救子張之失

尹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以聞為達務名者
也孔子明告之曰所謂達者立志質直務歸乎義察
言觀色而審於去就慮以下人而不自矜高皆篤實
之事充乎內而發於外斯可謂之達矣當是時也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其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范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唯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唯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謝曰先事後得其心在事而不在苟得故德以是崇與先難後獲同意有意於攻人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己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慝以是修莫大之惡生於須臾不忍一朝之忿與忘身以及其親其為得失甚易知也不能懲忿者特惑耳

楊曰不先事而惟得之求是賊德耳非崇德也不攻其惡而攻人之惡是作慝耳非修慝也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羞其親也況以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然問於孔子者多有未有記其問之之所也而此獨著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孔子悠然於舞雩之下與點之詠歸之意異矣學者宜深味之然後知聖賢之異

侯曰克己之私而期進於道非先事後得與所以為崇德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非修慝與好勇鬬狠忘其身以危其親非惑與崇德修慝辨惑學者

所先務也故曰善哉問

尹曰臨事而不計利德斯崇矣有過能自訟慝斯修矣知一朝之忿可以忘身及親而不能懲之者是惑也惑之大莫甚於此辨之於微則善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川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容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蓄不盡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横渠曰能使不仁者仁則仁之施也厚矣故并荅仁知以舉直錯諸枉

范曰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費也聖人有所不知者隱也夫仁者之愛人知者之知人猶之孝以事親忠以事君者也雖匹夫匹婦可以知可以行推而上之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知人而巳矣事親盡子道事君盡臣道唯堯舜能之聖人之言下則樊遲可行及其至也則堯舜猶病此所以為富也

謝曰愛人仁者之事知人知者急務舜以天下與禹禹讓皐陶孟子亦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故言舜之舉獨稱皐陶

楊曰問知曰知人以三隅反之則知之事思過半矣又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其言豈不富矣乎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葢當務之為急莫如親賢舜湯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皐陶伊尹為先務然則問知

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知之務兼舉矣故子夏富其言而又以舜湯之事明之也然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獨曰舉臯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於有司亦唯臯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兹乎尹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問知也夫愛人仁者之事也知人知者之事也孔子告人未有不盡者也樊遲未達故又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告之樊遲聞其說而猶未知所以為之者何也故退而問諸子夏子夏告以舜舉臯陶湯舉伊尹然後知其所以為之矣使其未喻必將復問也既問諸師又辨諸友當是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范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友至於爭則不止

於忠告善道之而已子貢問友凡友之道也爭友者無絶之友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凡為臣之義也守死而不去者無絶之臣也

呂曰以忠言告諭以善術誘掖則友之義盡

謝曰友所以輔德故必忠告善道異於君親故不可則止

楊曰責善雖朋友之道然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尹曰友所以輔德故必忠告而善道之以其義合也故不可則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范曰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說之大莫大於朋友講習焉文者德之著也有文德則友斯會矣仁之為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為益也

謝曰欲輔仁不可以無友欲會友不可以無文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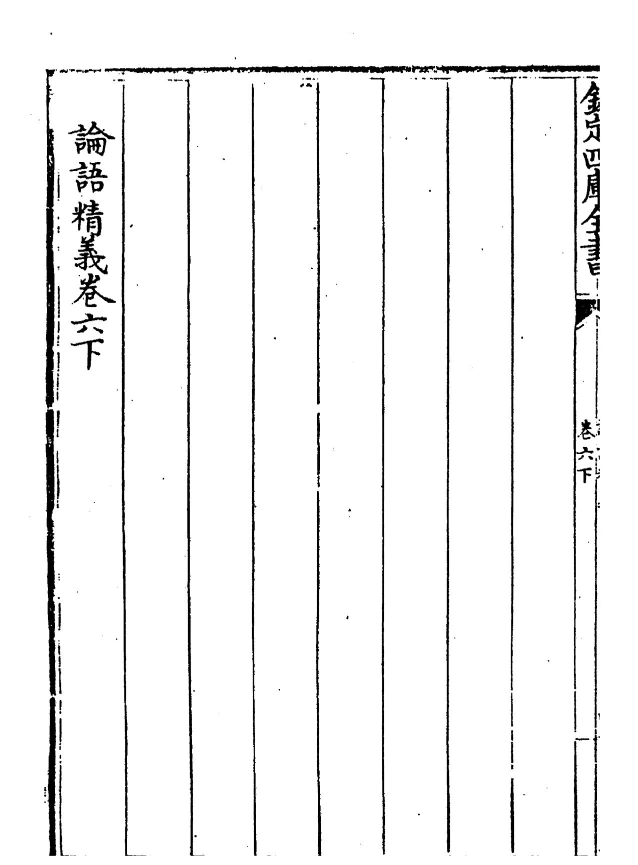
攸攝攝以威儀文也

楊曰博學而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

輔仁

侯曰物相雜故曰文一不獨立二則文矣會友所以以文也友如麗澤之相附互相滋益故曰輔仁仁性之故有友輔之欲相成德也

尹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也



論語精義卷六下